

鲁成文 著

DEUTSCHLAND

品读德意志

Kennen und Lieben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读德意志 / 鲁成文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24-6579-9

I. ①品… II. ①鲁… III. ①德国—概况 IV.

①K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4408号

品读德意志
pindu deyizhi
鲁成文 著

策划编辑: 周 晓

责任编辑: 李桂英 邓桂华 版式设计: 周 晓 黄俊棚

责任校对: 邬小梅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装订

*

开本: 940 × 1360 1/32 印张: 7.5 字数: 259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624-6579-9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第1节 维也纳 /2

遥远又切近的爱—有些别扭的奥地利—圣·斯特凡大教堂—马勒在维也纳—将歌剧带入20世纪的贝尔格—德国表现主义的先驱毕希纳

第2节 萨尔茨卡默古特 /40

林茨“雄人”—茜茜公主、伊丽莎白皇后

第3节 纽伦堡 /60

衡量丢勒的标准—画家格吕内瓦尔德和音乐《画家马蒂斯》

第4节 慕尼黑 /70

理查·施特劳斯的“变形”—画家之城—“蓝骑士”的家

第5节 菲森 拜罗伊特 /92

天鹅堡的传奇—德意志民族的音乐之城

第6节 黑兴根 蒂宾根 /116

海森伯的是与非—普鲁士和德国的龙脉—荷尔德林的生与死—黑塞的归顺之地

第7节 弗莱堡 /140

围绕胡塞尔的炎与凉—海德格尔的根—破裂的策兰

第8节 魏玛 /162

伟大的山城—设计领域的先锋骑士：包豪斯

第9节 海德堡 科隆 /190

德国的浪漫派—通往天国的教堂

第10节 柏林 /210

亦文亦武的克劳塞维茨—洪堡与德国教育



Deutschland Kennen und Lieben

第1节 维也纳

遥远又切近的爱—有些别扭的奥地利—圣·斯特凡大教堂—马勒在维也纳—将歌剧带入20世纪的贝尔格—德国表现主义的先驱毕希纳



遥远又切近的爱

最初的秋天，去北京的飞机上，开始读李长之先生的《德国古典精神》。

李长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他博采西方文化，尤其垂青德意志精神。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之后，在友人的介绍下，他读罢康德的《关于优美感和壮美感的考察》，从那时开始，他就服膺德国文化，并掉头转入哲学系。

在李长之的心里，德国人有一种精确性、神秘性、彻底性和热狂性，这四性成为了德意志一切学术、思想、文艺和技术的基础，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坚实而有活力的民族，“他们很有青年气，坦白而直率，所好所恶表现得极其明白”。1943年，李长之将自己的精研细虑整理为《德国的古典精神》出版，其中以温克尔曼、康德、歌德、席勒、洪堡和荷尔德林6位光辉人物作为评述和歌颂的对象。

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北方的阳光里只剩下几颗夏天的粒子；我的胸中却又为德意志迎来了澎湃的秋日之波。我伫立着，继续想李长之之所叹和之所憾。

李长之在《德国古典精神》的自序结尾上如此写道：“假如精神上没有共鸣，原无所谓了解。因此，我并不期望人人能向往这个古典时代！”——这是我所认同的李长之之所叹。我还记得，早几年请武汉大学的德国哲学研究大家邓晓芒先生喝咖啡的时候，他也说过，即便你认为德国文化再好，也不可能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德意志人。他俩的深意我都理解，更可以说，我在这方面的思想比他们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民族始终是一个民族，另一个民族始终是另一个民族。

一个人始终是一个人，另一个人始终是另一个人。

有些事理是无法去改变的，因为命定如此——个人之命如此，群体之命也如此。

李长之之所憾，确实太过巨大！这样一位被德意志文化悦志悦神的中国人，早在1935年，就诗赠赴德留学的季羨林，“你，我的益友，你去了，唯一的相赠，就是：/ 有我们的勇气，有我们的道路”。而他自己，由于各种原因，却一辈子也没有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一步，德意志之行构成了他至死也未能圆成的一桩大梦。

至于邓晓芒先生，也许是对自己要求过严，以为自己的德语口语还未入化境，因此对德意志的实地之行不是过于热衷。



《希腊女孩》。温克尔曼促使德国文化彻底摆脱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走上了将古希腊当做理想加以崇敬、加以效仿和加以学习的轨道

这种实际的空间间隔未必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不得见时，情感的饥渴更强，运思的理想性更高。

我还好——当我的情感饥渴越来越强的时候，当我的理想性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命令我自己：不要再为我的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于是，我不顾我德语能力的空无和英语能力的低下，只凭着我热烈的心，去那块神秘和热狂已动荡在地幔之中的大地上，留下了我深沉而可爱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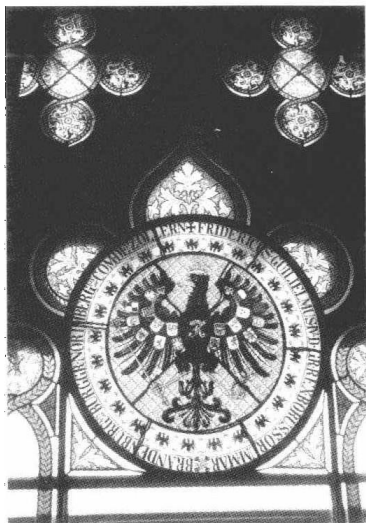
这一雄奇旅程的第一步，我却迈得何其艰辛！

据2010年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公布：近31年里，中国人去国外求学的有162万之众，而回来的只有50多万人。其中的原因，如果不是“地球人都知道”，至少我们一些中国人都知道。对这种结果的评价，有人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怕仁者不仁，智者不智。更可怕的是，我们的身边，根本就没有什么仁者和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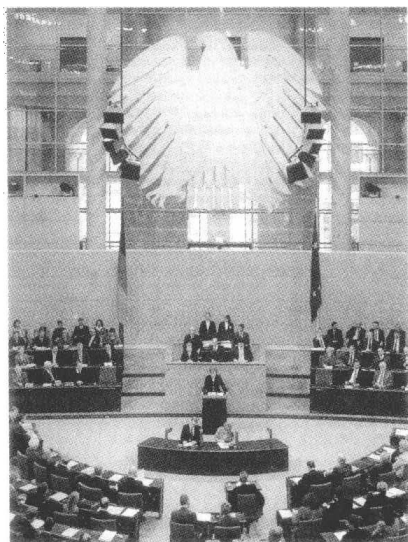
几年前，各个国家的人都在津津乐道“地球村”，我理解那种团结的愿望首先是起于对外星人的设想和恐惧。人有时是非常理性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圆滑的吧。他们能从大到小、从宏至微地将自己隶属于不同规模或不同性质的集体。对死人来说，他们是活人；对外星人来说，他们是地球人；对外国人来说，他们是本国人；对外省人来说，他们是本省人；对外县人来说，他们是本县人；对他族人来说，



柏林博物馆岛上一座桥上的鹰雕塑。德国人爱鹰，折射出他们民族性中很强的阳性因素



霍亨索伦堡彩色玻璃画上象征王权的鹰



德国国会大厦内的鹰样标志物



霍亨索伦堡大门处的鹰雕塑

他们是本族人；对外班人来说，他们是本班人；对外俱乐部的拥趸来说，他们是本俱乐部的拥趸。那种从大到小、从宏至微的归属法，无疑是更现实的路子，也可以说是更阴暗的路子。相反，那种从小到大、从微至宏的归属法，却随时随地散发出无比光明和无比洒脱的气息。只是，还没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作如此想。这样，天下太平与全球和谐的景况就似乎总是一种梦幻而已了。

有些人，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的却想入非非。自己窝囊，让他能影响的周围的人都跟着窝囊；自己不能更光明一些，让他能影响的周围的人都难以坦诚起来。中国人的“折腾”，至少这种人要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眼看我的德国之行就要夭折，好在还是有一些好心肠的人存在着，还有一些以正常的乃至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看待历史的人存在着，我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终于坐在了那架飞向欧洲的飞机的舷窗之旁。

我总觉得：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速成的而且优秀的民族，其实典型地夹杂了“神”“人”“鬼”这三种存在的性质。如果说德意志文化可以被比喻为一部最为宏大的交响曲，那么其主题是三重的，即“神”“人”“鬼”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发展，再现，激荡了自己，也激荡了全世界。

有关“神”“人”“鬼”的那些主题，本来是只想去德意志聆听的。在其他地方，我的听觉是不太敏锐的，甚至我有意让它失聪。但是，为了去德国游历，我不得不就在我无法永久脱离的土地上，首先听到个别鬼一般的厉声，我相信：它无法得到救赎，因为它是那样不值得救赎。

有些别扭的奥地利

我最希望我直接就飞向德国，在我的理解和愿景里，德国是德意志的真正核心和最充分体现。但不巧，我和一个团队要先同行5日，而且是先到奥地利。在我的理解和愿景里，奥地利似乎是对德国有所偏离的，奥地利并不能最充分地体现德意志的特质。

我对音乐的态度已经全然沉迷在古典音乐尤其是德意志古典音乐当中，但我要和一个团队先同行一段路程，他们却是一个中国民乐队，而且是十多个打着“十八芳华”旗号的中国姑娘，她们带着二胡、琵琶、扬琴，年龄都才20岁左右吧。老实说，不太喜欢她们，她们除了在技术上对她们手上的乐器能“玩”几手之外，对音乐的其他方面没有认识，没有感觉，这是对音乐这门最神秘和最伟大的艺术的一种最大的无知，简直可以被视为对音乐的亵渎。至于她们对音乐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认识，我更没有从她们的言行处和神貌处看出更多的东西了。有些话也许不该说，有层薄纸也许不该去戳破。我想：她们，正是仗着自己的年轻，有些音乐细胞，还有些脸蛋与体形，极其



普拉特公园内金色的约翰·施特劳斯雕像

希望以一种非常混杂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找出一条路子来。

“原谅她们吧！”或者说：“饶恕我自己吧！”

当她们在维也纳普拉特公园的约翰·施特劳斯金色塑像前，摆开队形，演奏中国民乐的时候，其间还不停地变换姿势。那些扮相，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子而言，不是过分的天真，而是足够的妖娆。

只是苦了那些音乐，为什么我们必须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文化交流呢？听过和看过这样的演出的德意志人，最容易记住的，恐怕首先不是所谓的中国音乐，而是那些演奏中国音乐的姑娘们非常外在的“色”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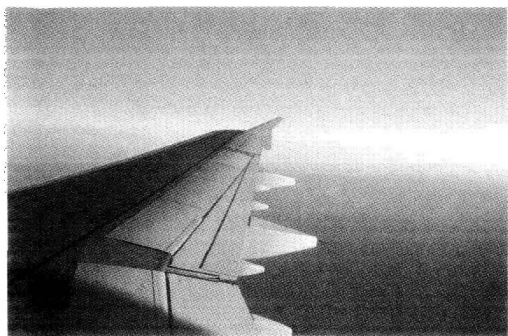
即使不是直接去德国，飞机也没有直抵奥地利。需要先飞到奥地利西边的法国巴黎，再从那里转机向东飞回来，停到维也纳机场。

傍晚时分，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的飞机终于飞进了德国境内。我估算了一下，应当位于法兰克福一带的上空。

伴着我对瓦格纳伟大的歌剧《罗恩格林》音乐的想象，一种超越凡姿的暮色正在天上生成：但见云层连绵，色光瑰异，其主色有黑、红、黄，又正是德国国旗的那三种颜色。

我的心，终于安定起来。就像一个婴儿看到了他的摇篮，也像一个弥留者望见了他的墓地。

维也纳没有给我太激动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对这个奥地利的首都生出太多的热情。



我乘坐的飞机到达法兰克福上空

对于德意志，奥地利可真是太正统了。

“奥地利”的词义为东部边疆。公元97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在打败匈牙利人之后，将奥地利地区交付给立下赫赫战功的巴奔堡伯爵治理，并在公元996年将这块领地命名为“奥塔利”，其音与“奥地利”的发音很相似。

巴奔堡家族的王朝统治长达300年。1156年，当时的巴奔堡伯爵亨利赢得了公爵的头衔，并宣布定都维也纳。

当1282年巴奔堡家族的男系绝嗣之后，奥地利这块领土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掌中。那时，这个家族中已经涌现出一个杰出人物鲁道夫，他在1273年登基为德意志国王。由于他所属的家族是从今日瑞士阿尔高州的哈布斯堡城市发迹的，因此他开启的王朝也被称为哈布斯堡王朝。从那时起，哈布斯堡王朝以公爵、大公和皇帝等身份统治奥地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以他们的王朝又称奥地利王朝。奥地利王朝还从1526年起统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在1504—1506年和1516—1700年统治西班牙和西班牙帝国。

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被选为德意志国王的时候，鲁道夫·冯·哈布斯堡是个56岁的伯爵。他受的教育不多，几乎不会写字，喜欢穿着农夫的装束，被人轻蔑地称为“瑞士骑士”，但他的政治直觉非同寻常。

在那些手握重权的选举人们眼里，鲁道夫本来是作为一个合适的傀儡角色被看中的。但在加冕礼后，鲁道夫就预示性地宣布：“我已经不再是从前你们所认识的鲁道夫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功绩就是击败了波西米亚的奥图卡国王，吞并了他的全部领土，成为奥地利境内毋庸置疑的统治者，并买下了境内残留的巴奔堡王室的继承权。

哈布斯堡家族一直雄心勃勃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势力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又特别倚重结盟和联姻的政策。所以有一位匈牙利国王曾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让别人发动战争吧，而你，幸福的奥地利，还是去安排联姻。战神马尔斯给别人带来的东西，你是从爱神维纳斯那里得到的。”

从1273年开始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境内的统治



维也纳金色大厅顶部



维也纳一座教堂的上部

有645年之久。而从1452年弗里德利希统一各公爵领地而成为皇帝开始，到弗朗茨二世皇帝在1806年8月6日发表关于废除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声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归属哈布斯堡家族也长达354年。

弗朗茨·约瑟夫在1848—1916年当政期间的统治区域，最北点在今日捷克的希尔格斯多夫，最南端在今日克罗地亚的东拉维查山区，最西段在伦巴第的马焦雷湖一带，最东点在今日乌克兰的奇利舍尼。

不过，这时的奥地利已经不能从根本上代表德意志来思考和行动了。以1853年的奥地利人口构成来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在4 000万的总人口数中，德意志人只有850万，另外有1 600万斯拉夫人、600万意大利人、500万匈牙利人、100万犹太人和10万吉普赛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人口构成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复杂性使然，史蒂芬·贝莱尔在他所著的《奥地利史》的导论中，能够这样写道：“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

自从拿破仑1805年年底在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打败了作为第三次反法联盟主力的奥地利军队，并在次年与奥地利签订《普莱斯堡和约》之后，奥地利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势力被完全排挤。而普鲁士王国在德意志地区北方的崛起，使更多的德意志人相信：将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殷切期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更为可靠，因此，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小德意志道路比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大德意志道路显得更为宽敞和可行。

如果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此时还不甘心大权旁落的话，还想有所挣扎的话，他们可以祭出的最后一招也许就是所谓正统之说了。

有关强调正统的情形，美国驻奥地利公使约翰·莫特利曾从家谱这个角度这样写道：“没有这个证件的当地人，既不能登上月球，也不能进入社会。所以这个社会也小得可怜，大概不超过300人左右，他们之间均相互结亲或相互联姻：每一个人都认识另一个人，外人想挤进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划出一条界限……即使一个奥地利人集莎士比亚、伽利略、纳尔逊和拉斐尔于一身，也不要想被维也纳的优秀社会所接受，除非他能拿出一份16代纯净的家谱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是，太正统，其实也就意味着太成熟，也意味着可能最接近老迈乃至已然腐朽。太强调正统，未必收获到更多的拥戴。人心许多时候会造反，甚至为造反而造反，造所谓正统的反。许多人读罢《三国演义》，其感受往往是忤逆罗贯中意愿的。刘备的确正统，却正因为正统而招不少人讨厌。曹操的确不正统，祖父曹腾为宦官被封为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后来袭爵为费亭侯，但就是那样一个出身、那样一个乱世英雄相，却赢得了更多人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热烈喝彩。其中的原因，就是所谓正统在人们心中久而久之会滋生出反作用。

也许，除了所谓正统，奥地利没有更多的上进心和进取的力量让人可以艳羡，尤其是当它不得不和普鲁士并排着接受人们的比较的时候。约翰·莫特利也非常锐利地发现了这样一些事实：在沙龙里，只有歌剧、普拉特公园和皇宫剧院三个话题，如果对它们无话可说了，那你就会如鱼困入了沙滩；而“维也纳也许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最少学习而最多跳舞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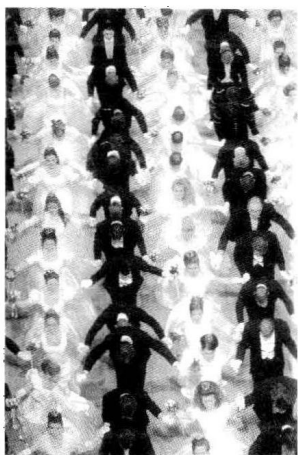
音乐当然在奥地利找到了非常好的温床。19世纪上半叶，维也纳的人口不过才20万，却有近70家工厂在生产钢琴，音乐的普及程度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无论怎样，爱乐之人都首先应当感激奥地利。但是，音乐不是人类存在的全部内容，而且，如果音乐不能始终与个人或集体的崇高奋斗相联系的话，音乐也无法成



柏林的俾斯麦纪念碑。俾斯麦是德国统一的首功之人



19世纪末维也纳宫廷舞会，约瑟夫皇帝也参加其中



维也纳圆舞曲

为人类艺术的最高门类。当奥地利和维也纳已为舞曲、圆舞曲的音流淹没无余的时候，在它那里，还能看到多少属于德意志的强有力的希望呢？

圣·斯特凡大教堂

头天晚上9点才降落在维也纳机场，第二天下午3点多就离开了维也纳。时间如此匆促，但我并没有感到过多的遗憾。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满足，那就是我进入并观赏了圣·斯特凡大教堂，这是我在欧洲进入的第一个教堂。

和许多著名大教堂占据着城市的要津一样，圣·斯特凡大教堂位于维也纳老城的焦点之处。它的哥特式南塔建成于1435年，但是本应建起并为之呼应的北塔却最终没有建立起来，在那个位置只剩下一个低矮的残堆。因为它无与伦比的高度，成为了防火观察哨的最佳设立位置。防火员在尖塔中段的阳台上观察全城是否出现火烛，白天某处起火时，他们会敲响大钟并升起红旗，当火灾发生在夜晚时，他们会向起火的方向点燃一盏灯。

圣·斯特凡大教堂非常别致的看点有三：一个看点乃至它的彩色斜屋顶，有时候让人的观后感像是一张被摊平的蛇皮。而在屋顶的一边，站立着象征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鹰，在另一边塑着维也纳和奥地利军人的战袍。另一个看点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墓穴里，存放着用药物